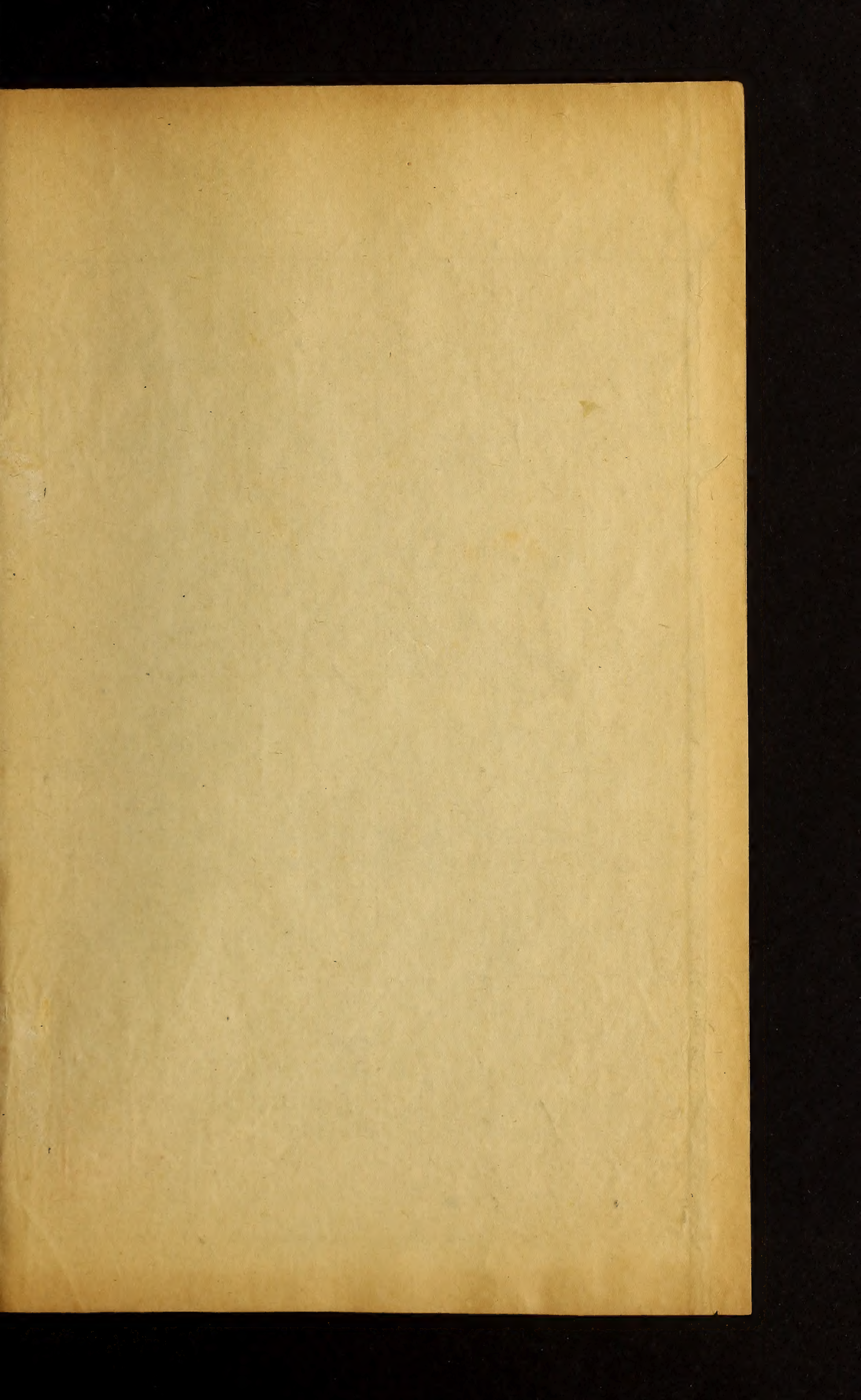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三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濂鼎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陽戴國士祐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淮西軍變劄子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

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

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觖望遂生攜貳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卽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悦服人無閒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滋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

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
毎一發兵、頭鬚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
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
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
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
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
自當分置他軍、以絶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
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
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
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

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諭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旣安瓌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審諭鄰境諸鎮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瓌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機會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

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為難得、以百金募
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為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
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亾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
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
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閭師古輩、我不能
有、反為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
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
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
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補之、折
東補西、愈見疎闊、姦逆窺伺、强暴憑陵、喪威辱國、自

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李議戰士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淩强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

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

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

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

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

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

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

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

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

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

輟攻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靜以待之、俟人心漸寧、士氣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蓋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

言口、尚猶諭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諭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繇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

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採
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
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
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
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
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
變旋卽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
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
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
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

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倘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

諫及侍從臺諫公之所以不能不去帥位也

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惷愚、夙荷眷獎、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輙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鄜璦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

餘萬人、疋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illegible]
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
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
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
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不盡言、實負陛下、然
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
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
或簡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
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
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

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中興方有其端而酈瓊忽叛士氣沮喪真可痛惜然岳韓張楊精兵不下數十萬勢猶足以自固何至恫疑虛喝遽自退屈方其幸建康圖恢復規模氣象真足有爲曾幾何時虜使與王倫偕來遂以詔諭江南爲名竟隱忍受之而不知愧何强弱相尋之遽也所謂主和議者惟覩一有蹉跌以售其説忠定公之言于是乎驗矣

劉光世軍無紀律遇敵輒避議者乃與岳韓並称何不倫也

呂祉雖智不足以御變使瓊得叛去然被執至僞境能下馬罵賊竟死國難其節槩有足称者

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是救時急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是千古至言　李又玄評

##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旣赦狂瞽、又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旣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

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無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疑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强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强之計、則

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于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粮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

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謬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趣

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狥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奔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説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遞來犬馬

之疾益深、將塡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王恢設馬邑之謀無故而挑强敵漢武誅之是也若金虜則破汴都刼二帝辱六宮奴皋族自有天地以來中國之辱未有甚於此者此而不注意治兵一洗振古所無之耻則何以自立於天下臣民之上耶王恢有罪無功張浚功浮於罪忠定第欲深明浚不宜弃故不得不以王恢之誅爲失策耳

言者之罪浚意不在浚也欲借浚而以退避講和之說進也公之救浚亦意不在浚也惟恐其因浚而使退避講和之說行也

以漢高喪師屡跳不歸罪良平爲喻極確

李又玄評

##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葢爲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刱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爲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

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亾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繇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虜僞乘之誰爲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数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爲限隔徒馬疾馳数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吴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

言道破
神見、

而之閫奥。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

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强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繇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失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

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塩貨不通。粮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蟠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爲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我歸敵。

非細故矣。萬一因此舉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畵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粮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

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剏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隷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

之心、然後衆心忻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弃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爲先、則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勳

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数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幸甚。

用兵以作氣為主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千古用兵第一義當時疆埸非有警急之報徒以一叛將之故虛弦自驚望風退屈此何為者甚矣闇君之不足與有為也

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屏蔽固而後江南可都自六朝已然矣我國家定鼎金陵宿重兵於池河而留都諸衛半在江北亦是此意乃無故而撤張浚楊沂中之兵是自撤其藩而與仇敵共長江之險也其可乎

以保民爲先是王佐之言以良平推廟堂而以董公轅生輩自比得進言之法　又玄評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爲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荊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僞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縣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爲群、不可勝計、

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爲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粮、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中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夥、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僞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爲之控扼、新經鄜瓊之變、藩籬踈缺、人心動搖、萬一虜騎奔衝、有

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屡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旣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披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聽、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

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一切防冬事件特許
臣以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
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矢徃並無留者
雖蒙差到申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数不多又
以虔吉筠袁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
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鈌乏夫
以一路十餘州数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
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
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爲帥亦不能有所

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爲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遯、但爲身謀、不爲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之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幸

察、
一本路江州最爲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
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
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
九江尤爲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
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
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
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
江爲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
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戎騎奔突占據

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爲患非淺淺也伏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爲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爲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粮本司自行應

副支給候過防冬兵人数申取朝廷指揮實為

利便

貼黃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爲退避之計官省旣行帥臣亦遁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爲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遁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繇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

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僞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僞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爲不必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簡會臣累奏所乞或先黜責施行伏望睿察

所謂虜騎犯江西宮省既行帥臣亦遯者蓋以金人入寇高宗命津遣六宮及奉元祐太后如江西兀朮知太后在洪州遂趍江西劉光世屯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渡江無知者虜薄城下光世引兵遏屯南康金人入江州遂蘇大冶趍洪州太后聞警出城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猷棄城走金人遂陷臨江筠袁撫吉等州太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走虔州僅得免金人遂還屠洪州慘酷極矣夫江西内地也使九江咽喉之地劉光世能固守勿失黠虜豈能蹂躪至此乃使六宮流離数州糜爛光世失律之罪其足誅乎後世乃與岳韓並稱不亦辱忠貞而羞格天之烈哉此論世者之所以必考其實也　李又玄評

##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

曲蒙保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懸罔措、謝中伏念臣謏膺
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週身防患
之術、囊封上達、每罄愚衷、函詔俯頒、屢叨獎、夫何
抵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
難當濫惡之辭、豈敢辯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慈爲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廓納汙之
宏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繇、克
謹保身之戒、攀援望絕、方屛跡於山林、祝頌情深、願
憑囙於香火、

計字三千五百九十五个

選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四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雍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論使事劄子　紹興八年時公退居長樂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由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

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茹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仇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帑藏為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乃建詔諭之號

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未艾也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甚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

川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銜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

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
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
民則以遇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
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
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
子出命者也藩臣禀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禀其號令
則事不在我而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
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
偏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而欲
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

湖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係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又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

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遷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漕運不絕舳艫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爲而欲

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繇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繇己出

士氣日索人必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爲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强弱弱者必服於强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爲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從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爲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

故臣魏以侯職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怵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

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
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爲福轉敗爲功胷中了了
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
必不以兵隨之以爲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
如何耳措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
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爲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
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
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
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爲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
以後艱爲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

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覽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

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爲宗社大計
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
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
或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
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
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
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
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
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
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今

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覩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絶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亾而後已與之絶則圖所以自治自强者選將厲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仇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亾貽羞無窮曷若憣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

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亾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御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下寧切至以激厲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同心劦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强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爲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

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弃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爲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爲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爲未然願降臣章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爲単見之所惑勿爲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時乎時

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
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
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鄜瓊
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奬諭以
疏中論及侍從臺諫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
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
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
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
及之者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群起而攻

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
痾藏拙臣之爲幸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
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
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
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
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其言可謂切矣公此疏尤爲沉痛澹菴諫臣也故多憤張之詞公大臣也其爲慮周其愛君篤其言激而婉迫而可思然澹菴封事膾炙人口久矣此疏祕五百年至今日而始洩之眞千古快事也

宋之興衰强弱一言而決在和使之通與絕而已與之絕則正仇賊之名作士民之氣勵兵選將可以轉危而爲安與之通則仰愧宗

廟俯僂士民身危國削必底于亾而後已夫
主和議者不過欲劉豫其君已耳豫今何如
何有于我雖欲求彼以江南數郡地王我不
可得而況欲迎還梓宮規復舊宇乎公之言
危痛至此而猶不悟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然則孟子之言非歟

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单車入覲一叚與魯仲
連折新垣衍之意同

王倫後為金人所留欲以為營平等州都轉
運使倫不從遂縊而死倫似非叛宋者然等
死耳倘能以死爭詔諭江南之名豈不為中
國重計不出此乃與虜使偕來張虜熖而羞
中國後雖不為虜用繼之以死猶不足以贖
其罪若倫者可謂不善處死者矣　又玄評

## 辭免知潭州第三奏狀　紹興九年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

務、臣聞人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疎之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称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跡。踽踽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

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
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辭難。簡會臣累奏。追寢成
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

表

籲天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需雨露之澤。

荷恩益腆撫已增慚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疎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於薏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薾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繇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已。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尨矜樗櫟之散材。曲加芘覆。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修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附建炎起居表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御名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

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塵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師權莫陪暬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寳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

臣御名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難萬國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

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
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
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兩致鄰邦之寇割地增幣以
生靈屈己而講和擐甲登陴爲廟社忘身而固守金
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移座華
夏失庇神人疇依而臣叨據師徒莫陪羈靮迫羣臣
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中和之
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敵人
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
以聞 二表不激不阿使人悲痛

# 宋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十五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陽戴國士矜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 公移

###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

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
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
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
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
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
将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
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
綱輙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
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粮餽久、傳聞僞齊聚粮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僞齊以冬初入寇比之往年爲早倜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旣王師屢捷、挫其鋭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鋭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鋭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

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
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
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濵海州縣、則吾腹内之民
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
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
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强、分之則勢弱、宜
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
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綽捍禦。許以將
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覩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繇

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眞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

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旣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决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閒

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愼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遯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州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

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討之

一宜調和諸將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勇

眦之失、必相忿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盖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爲先。宜賚淵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猶

先見

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越一年遂有酈瓊王德之隙而瓊竟叛去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表裏爲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数凌少止以將兵爲衛非强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

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
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
也、
一宜廣備糧食、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
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
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
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
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
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
絶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

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爲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繇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

之勢、旣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眞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眞可惜也、荊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臯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荊湖、頒降式樣、於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

久之利、非特應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群盜
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
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謂此賊不
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
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
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𤩽同兩路帥臣措置、迨
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盖此賊非陸地群盜之
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

于、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粮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粮、明出文牓、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

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殲、以堅

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

必臨以兵威乃可使之自歸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右相張德遠浚也

綢竊以主上躬膺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

遇相公、倚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

蘊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畧、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

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強虜之憑陵、耻逆臣之

僭竊、悼二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

遠慮、圖此武功、此固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傒望

者也、然而適當旱暵之餘、財用匱乏之民力凋瘵、不宜
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
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興、民不告病、乃爲得策、槪殫淺
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賜采
擇、謹具下項、

一綱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須降官告勸
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廸功郎、武臣自
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
萬貫、內宣教郎六萬貫、廸功郎一萬、其餘升降
各以萬五千貫爲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

判司簿尉遇有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此官當使誰受綱謂不若以一宣教郎分為六迪功郎做此以行則上戶易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趣辦伏望鈞慈更賜裁處一轉移之間便成妙用勸誘易從而名器不濫

一綱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

延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月樁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

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措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郢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粮道乃可無虞、綱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爲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弊覈實、開闔貿遷、使不歛於民而用度足、乃爲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踈、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輙録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李尚書諱光代公爲江西安撫使

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爲之帥守、使自爲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爲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爲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

𨛦城中、若欲爲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川
朝廷有㦿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
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
買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
軍壯城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
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
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
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爲城七百二十丈、壕
與城築、爲樓櫓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爲
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

并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户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窯燒變及令窰户高價攬攅皆有数在工房可稽攷也泰發到豫章日願一登新城按視及登舊城以望漲洑方見裁減利害之不謬泰發郎李光字也

一創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歳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閲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

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遞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公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到官、簡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

勑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泰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爲之難以簡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群吏卻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爲造房廊數十

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爲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爲造新廒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爲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爲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爲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今照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

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共認應副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絶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樁辦不闕月樁錢最爲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中世

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樁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盖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羸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兊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百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樁下二萬貫幸取倉卒都曆及禀支曆試閱視之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

十数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数、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数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絶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数千人、

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

乞得申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爲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爲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爲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爲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

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𠩄爲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爲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徃徃戢服、其後𠩄守孫佑、邀功生事、致𠩄寇已受招安者、蠭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見鮮少、遞相斅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

有竊發者所幸將上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柔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数千人者皆有人数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者悉已净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爲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

田畝、而無科湏之擾、迺爲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免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照察、

公每當一任雖倥偬掣肘之時無不爲經久之計不特爲洪州造福而已公初到洪州時錢粮軍馬器甲缺乏如此一歲之内掃蕩虔吉羣冦修集城池宜愈加缺乏乃錢米充牣至此豈有神鬼輸運不過一念忠誠遂筭無遺策乃使公不安其位而去宋事尚可爲邪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討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衆、官軍未易敗獲、或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牓、入賊說諭、

供狀欵伏、聽從號令、解釋器甲、束縛槍杖、依限出參
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
犯、一切不問、首領量補官資、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
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陣、决可擒獲、及與官軍
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祈哀乞降、保全性命、出於
事不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
有久爲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情理
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刼掠、不曾殺傷
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爲賊負荷、不曾刼掠
作過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卽難與招降、一例放

免、今來本路、從前脅降到賊、並不分別、遂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嘯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情刼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免。又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放火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倣傚。一火纔了。一火又生。無有窮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賴濕八揚三十四熊清李安凈等、諸項賊火徒黨、內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即乞指揮行下、見有盜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庶幾事歸一體、

盜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竊以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私販爲業自軍興以來嘯聚爲盜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急不暇存恤又督逋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遠山多瘴癘官軍憚於窮討有司疲於供億往往以招安爲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與時鄰境悉應相

卒從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屯兵千人、循梅州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遇猖獗、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庶幾兵可彊而寇可銷矣、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屯千人、委帥司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人、陰防其微、選驍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利也、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

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落間、刼掠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官省移在虔州、陳大五長、嘯聚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往嘯聚結集、報復讐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滋蔓、以至今日、雖遇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虔民賦性獷悍、喜於爲盜、易爲結集、動以千百爲羣、互相刼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亾、循習成風、不以爲恠、異於諸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爲盜。謂如招安到賊

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糾集徒衆。自爲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倣傚。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遣。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或資用闕乏。則又相率爲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不政悔。竊恐爲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虜寇。不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爲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虜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徃他處。官軍

旣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誅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旣行、則窮寇别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以措

置虔冦數月之間必見就緒旣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求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强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强壯人並與刺手背分隷諸軍下使喚若能用命立功優與旌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悛改逃亾復歸本土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沒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心使知爲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爲頭首則虔人喜爲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旣破范汝爲其頭首及强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

此尤要着善後之策無踰于此

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此尤不可後也綱昨嘗奏請辟置虔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虔之諸縣多是瘴煙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今吏部注授者既不肯赴上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

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盜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戶、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虔州屬邑、分置軍壘屯兵一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虔寇偏近吾鄉至今爲梗存此使弭變者采焉是亦公無窮之澤也 李又玄評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處乞軍馬

防守狀

契勘本路、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去僞地不遠、沿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來防秋、皆合行

措置控扼、前此數年、本司嘗朝廷撥到兵二萬人、可以分布使用、如江州興國軍、皆屯重兵、武寧分寧諸邑、亦有軍馬、近日兵將、盡皆撥隷都督行府及岳少保軍中、所存無二十分之一、今來秋氣已深、應合控扼之處、並無兵可以防守、雖朝廷遣兵屯戍淮上、可以保障、然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路近年舊例不可頓闕、若洪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緩急別無他虞、則其餘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多、今來止望朝廷、依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千人、奉詞隨宜處置、庶幾不致闕事、今將洪江州縣渡口、及隘

臨合行屯兵控扼之處、畫圖帖說、繳申朝廷、都督行府、乞賜指揮、差撥應副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沿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沿江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險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雪洲

磁湖

右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今流寇猖獗于豫楚之間江西防扼不可不周存此足以周知阨塞而為之備亦固圉之急務也

李又玄評

